

周末版选萃



中国物资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90 号

周末版选萃
坎 迪 主 编

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公安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3125 字数:200千字

1993年5月第一版 1993年5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047-0719-8/Z·0026

定 价: 5.50 元

正视这个千奇百怪的世界

——《周末版选萃》致读者

在拥有五千年文明史、最早发明纸张的华夏中国，一九九三年出现了一种火爆的文化消费热潮——报纸周末版热。

君不见马路两旁、地铁内外、校园东西、大街小巷，摊摊争卖周末版，人人争看周末版。从《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这些全国性大报到各省的省报。乃至各专业报纸纷纷亮出自己的招数，办出自己的周末版、月末版，鲜招迭出，风格各异；一张周末版在手，中外爆炸性新闻、热点、明星、故事、奇案丑闻扑面而来，使人们对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有了更具体、生动的了解，又增长了知识，消磨了闲暇时光。

周末版热潮中，周末选萃工作必须迎头赶上。因为去年以来，中国已出现了五十种以上的周末版，一下子涌到市场上，良莠不齐。既使各有千秋，读者也无财力和时间一一饱

览。顺应时代和读者要求，在京新闻界“老记”联络各省城同行组成编委会，从各地周末版中精选可读性强、内容翔实、生动有趣的篇什加以编纂，成此周末版选萃，以飨大江南北的读者。

《周末版选萃》编委会

1993年5月

目 录

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1.警察被劫记	(1)
2.六兄妹乱伦 引发七桩命案	(12)
3.“中原皇清国”南柯梦	(18)
4.人生能有几度秋 十年蒙冤已白头	(27)
5.佛国忧思录	(33)
6.疯狂父女	(43)
7.真假“皇弟”	(47)
8.开封招生丑闻大曝光	(50)
9.秘密·机密·绝密·泄密	(56)
10.香港：黑色元旦	(64)
11.滑向犯罪的深渊	(69)
12.血火泪波黑	(73)
13.震惊国际科技界的剽窃丑闻	(84)
14.北大教授“跳楼”记	(91)
15.一个霉变的公安局长	(98)
16.一个沉沦的女警官.....	(105)
17.铡刀砍向丈夫.....	(108)
18.天下奇案 杀子诈钱.....	(110)
19.一对情侣变“囚徒”.....	(112)
20.同小偷谈判.....	(114)
21.一桩荒唐离奇的凶杀案.....	(116)
22.小冬冬，你的家人在哪里.....	(119)

23.生死之间

——潘平毁容案牵动万人心…………… (124)

24.堂屋里的坟墓…………… (135)

血 · 命 · 泪 · 黑

——生命的毁灭

25.京城凶杀案透视…………… (141)

26.“自杀宣言”的背后…………… (146)

27.女人和蛇…………… (153)

28.离奇命案…………… (166)

29.谋杀总统的黑少校…………… (174)

30.锦西大追捕…………… (178)

31.哑巴血案…………… (187)

32.包子吃人…………… (196)

33.鸡血石正在滴血…………… (200)

34.黑色家族…………… (211)

35.11.24 空难 …………… (222)

36.蠹虫…………… (234)

37.人间地狱 45 天 …………… (246)

38.铁鹰在行动…………… (251)

39.面对死神…………… (264)

40.得州庄园剿匪记…………… (268)

41.蓝盾利剑护安宁…………… (272)

42.1992: 文化官司知多少…………… (281)

43.文人官司说不清…………… (285)

44.一本热销书引起轩然大波…………… (288)

一 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警察被劫记

(一)

县公安局治安股长林国成，瞪圆双目，死死盯着比他高半个头的流氓抢劫犯李士明，高声叱喝：“李士明！你今天别想走，我跟定你了！”

此时是 1992 年 9 月 4 日下午 3 点。地点在江苏省泗阳县中扬乡李宅村李士明家中的前屋。

刚才，林国成前来李家依法传唤李士明。孰料李士明竟当场撕毁了传唤证，然后破口大骂拒绝传唤。他的亲属们也随之蜂拥而上将其牢牢护在当中，想寻找机会让他趁着哄乱夺路遁逃；但都由于林国成及其同行的民警郭宏高的严密监视而未能得逞。于是这一干人推推搡搡从堂屋闹到院中，又从院中闹到了前屋。

李士明恨恨地歪着脖梗，脑子里又在筹划着更恶毒的计划。这时，隐隐传来了汽车的引擎声。林国成和郭宏高不禁暗暗一喜。

可是李士明又开始来回走动。林国成刚想上前紧逼，猝不及防地被两人从身后猛地一拽一推，推向了堂屋。与此同时，处于门前位置的郭宏高也被人从背后一左一右用力架起，猛然推出了屋外！

“咣当”一声，屋门被紧紧关上了

(二)

县公安局局长张振学双手抱在胸前，表情严峻。

事态恶化如此迅速，确实出乎他的意料。

9月3日下午，他从县人大领导那里获悉一桩恶性流氓抢劫案：该县人大代表、中扬乡李宅村党支部书记李士友遭村民李士明等兄弟4人屡次殴打，直打得皮开肉绽，几日不敢出门，李士明还扬言要杀掉李士友全家然后出逃。李士友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张振学本来性子极慢，属那种泰山崩于前而不动色的性格，可闻听此事也不禁拍案而起。第二天，他就亲率治安股长林国成、干事白德富和郭宏高来到中扬乡。

李士明排行第二，兄弟4人以杀猪为业。4个屠夫个个生得膀大腰圆，其残暴和歹毒远近驰名。今年5月，李士明的嫂嫂和堂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村里计生主任仅是上门做工作，就被李士明打得遍体鳞伤。事后，他不仅拒绝赔偿医药费900元，还对秉公处理的支部书记李士友怀恨于心。8月20日，李士明纠合弟兄冲至李士友家，三言两语便挑起事端，然后攥住李士友兜头就打，打得他浑身血迹斑斑；李士明觉得还不过瘾，又当着围观的群众将其衣服全部扒光撕成碎片，光天化日之下对他肆意羞辱。李士友噙着眼泪，赤身裸体地抱头躲回屋中。

李士明哈哈狂笑，还带着家人将李士友的手扶拖拉机抢

走，放回自己家的院内。

9月2日，李士明再度袭击李士友家，这次以李妻欠猪肉帐为由，勒索220元钱。由于李士友将大门关紧，李士明等人便飞起砖头瓦片，将好端端的铁门砸得坑坑洼洼。一阵喧嚣以后，李士明又将李士友拴在院外的两头各重50余公斤的小猪拉了回家。

可怜李士友从此提心吊胆不敢迈出院门一步，屋外稍有点动静，便条件反射地操起一把草叉，随时准备拚命。

奇怪的是，弄到这种田地，作为党支部书记的他却从没向公安机关报案，直到县里、乡里同志来检查工作，这一情况才透了出来。

听了这些情况，张振学的胸口急剧地起伏着。他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平静地命令道：“收容审查！”

考虑到李士明家中人多势众，情况复杂，经研究决定，擒贼擒王，先以传唤方式将李士明带至乡政府审查，最终彻底摧毁这股恶势力。

熊志态所长带人出发了，半小时后驾驶员回来报告，熊所长等人已被李家10多人围困！

张振学二度点兵，命林国成、白德富、郭宏高再赴李宅村！

又过半小时，熊所长火急火燎地返回乡政府。

李士明态度极为嚣张，撕毁传唤证，并手持铁水舀欲殴打干警。李家10数人也为虎作伥，聚众哄闹。林国成见状使眼色让熊所长速回报告，局势非常紧张！

不好，林国成身上有枪！在那种混乱嘈杂中，失去理智的狂徒会不会夺枪报复杀人？这样，干警的生命岂不极其危险？

张振学胸口猛地一紧，冲乡政府内余下的众人挥挥手：“我们走！”

(三)

林国成被李家9人拽进了堂屋，9人各持刀棍叉剪等凶器虎视眈眈，如临大敌。

堂屋的门被关死了。门背后牢牢抵着4张大条凳和1根碗口粗的木棍。

在推推搡搡间，李士明早就瞅见了林国成腰间那鼓鼓的一块。

“姓林的，把枪交出来！”

“你别做梦！”林国成冷笑一声。

“老子今天拚了！撂倒一个抵本，撂倒两个够赚！”

“啪！”林国成翻手重重地将李士明伸出的手打落，一边后退，一边高喊：“李士明，住手！不许过来！”

李士明急红了眼，抓紧手中的杀猪刀就要上前抢枪。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窗外响起了白德富的叫声：“李士明，不许乱来，有话跟我说！”

李士明旋即丢开林国成，窜至西屋窗口。望着他狰狞的面孔，白德富厉声道：“李士明，你现在是阻碍执行公务，并且非法拘禁人身，罪上加罪！赶快放人！”

“我没罪！你们公安局传唤我是无理的，是镇压！”

老白心急如焚，没时间跟他辩理。他急中生智，马上缓和了语气：“那么你把我也放进来，我们两个人听你谈谈情况好不好？”

李士明觑了觑屋内，自己有9个人，对付两个人不成问题，再说多一个人便多一份要挟的资本，便点点头：“行！不过你得叫其他人全部撤走！”

老白立刻命令院内跟随的联防队员赶快撤走。

抓住这段空隙，林国成将身体靠向墙边，迅速卸下腰上手枪的弹匣放入裤袋，又在裤袋中把子弹一粒一粒地卸掉。屋内拥挤狭窄，难以施展，再说真正的罪犯只有李士明，此刻掏枪射击极易造成误伤，使事态更加恶化。但他不能不防备万一，即使枪落到李士明手中，也只能是块废铁。

堂屋的门倏地打开又惊惶地关上了。白德富昂首挺胸地走了进来，一脸的镇静和坦荡。

(四)

张振学在路上汇集了从县局急调增援的巡逻大队火速赶到现场。

前屋的门已被干警们冲开了。

张振学仔细察看了李家周围的地形，迅速为手下人员分配了岗位，将屋子死死围住。

他还是希望李家能够主动放人，李士明能够主动伏法，以避免人员伤亡，事态进一步恶化。为此，他指挥干警上前喊话，向李士明等宣传法律政策，但是收效甚微。李士明等人只是一个劲地歇斯底里地叫嚣和狂骂：“都是李士友那狗日的买通你们来镇压，今天我们拚了！”

李士明尽管罪恶累累，但毕竟够不上被处极刑的程度。他为何这般敏感和恐惧公安机关的传唤，从一开始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甚至顽固到底，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李士明这一家子几乎都是文盲，只有他本人有小学2年级的文化程度。文化知识的贫乏自然造成法律意识的淡漠，对于罪与非罪、犯罪与惩罚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脑中大概一片茫然。

另一方面，李宅村偏僻闭塞，宅子里百分之八十的人家

都姓李，追溯远祖，这些人家都是一棵大树落下的种子。这就使得整个宅子形成一个庞大的宗族社会，依着一套根深蒂固的行为规范延绵不息。在这里，法律不过是“外来”的附加物，无足轻重。宗族意识的浓烈，甚至使乡政府的职能也变得有些虚飘，国家的行政命令往往也是因为宗族成员的号召才得以落实。

宗族社会的运转机制顽固而久远，但有时却异常脆弱。一旦它对内部某个支系失去控制力，这个支系就极可能成为洪水猛兽，祸害弥深。从1986年到1991年，李士明共殴打无辜群众22人次，有8人致伤；仅1992年5月至9月在中扬乡就无理打人6次。李士明这一家人丁繁茂、亲戚众多，村民们也就是宗族的其他成员敢怒不敢言，只好忍气吞声，姑息迁就。谁都没想到用法律来制裁他！

这样一来，李士明对国家执法机关的职能陌生，对法律的无上威严陌生。他顽固地以为今天不过是宗族内支系斗争的残酷升级，是李士友买通公安局来赶尽杀绝，所以他必须进行你死我活的较量！

这时，县局又赶来了一批增援的干警。张振学凝神沉思：天快黑了，如果天黑前不动手，等到屋内光线一暗，情况将更复杂。他将刑警队长颜超、内保股长张静、交警队长周峰等召集到跟前，下了一道命令：

组织强攻！

(五)

须臾间，张静、周峰带着几名干警猫腰穿过院子，迅速地伏在了东屋和西屋的窗口之下，密切监视着屋内的动静。

颜超低喝一声：“跟我上！”几名高大强悍的刑警有如下山猛虎，几步助跑，勇猛地用自己的身体撞向堂屋的门板！

嘭！嘭！嘭！

直撞得刑警们肩膀身体一阵阵剧痛，但足有几寸厚的堂屋木门依然纹丝不动！

张振学立刻指挥人去找树干。不一会，四五名乡干部和干警扛来了一根直径有 60 厘米、长有数丈的杨树干，置于院中准备再度撞门。

忽然李士明在屋内发狂大叫：“不许撞门！不许撞门！”

守在窗下的干警也急忙示意暂停，李士明等人手持凶器紧紧贴在林国成、白德富身边！

停止强攻！张振学脸色阴沉，命令颜超等人撤回来。

天完全黑了。

一灯如豆。

虽然外头停止了撞门，但李士明明显变得暴躁起来，像头疯狂的公牛似地在屋里跳来跳去。他布置亲属在东、西两个窗口置放了 20 多个敲破底的酒瓶，嘴里神经质地嘟囔：“再来就戳死他们！”

紧张压得李家 9 个人透不过气来。

卑怯猥琐的老大李士立终于忍不住了：“老二，咋弄呢？”

“咋弄？拚呗！”李士明恶狠狠地说。

毕竟堂叔李景柏老奸巨滑：“拚是拚，咋个拚法？”

经过一阵密谋，李士明有了个更荒唐的想法。他要林国成写一张承认错误的字据，说写了字据就放人。

林国成考虑了一会，这样写道：“中扬派出所传唤李士明，李士明不服传唤，我现在协助工作。”

李士明看罢大怒：“你这是啥东西？”“我实事求是，其他的我不会写！”林国成语气很坚决。

李士明恼怒地瞪着他：“好，我写你抄！”

他写的是：“中扬派出所熊志态等人前来传唤李士明是错误的，公安局来三辆汽车是镇压人民的。”

这种字条林国成当然不会抄。李士明急红了眼，握着杀猪刀狂叫：“他妈的，你抄不抄?!”

屋内的嘈杂立刻由监视的干警反馈给张振学。张局长旋即命令向林、白两人喊话：“无论歹徒提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他。”

林国成和老白会意地相视一笑，显然张局长他们已准备好，只要门一开就是另一种情形。林国成将原文抄了一遍。

李士明如获至宝地将字条藏在胸口，好像这是张特赦圣旨一般，脸上万分得意：“十八岁让十七岁绕了。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让写你就得写!”

他随即跑到窗口冲着外面，用公鸭嗓子喊道：“公安局的人全撤走，我们就放门!”

(六)

机会难得!

院内的干警甚至窗口监视的人员都陆陆续续地离开了院子。几台警车也同时发动引擎，在沉沉的夜幕中隆隆作响。

过了一会儿，李士明在屋内叫着：“走了没有？走了没有?”

干警们远远地参差不齐地答道：“走喽，走喽!”

李士明还是不甘心，继续叫着。张振学忽然一阵狐疑：难道他在等什么人的声音?

周围已变成死一般的沉寂。埋伏的刑警屏住呼吸，生怕稍微粗重的喘息声都会招致李士明的丝毫怀疑。

“吱呀”一声，门开始响动了。

突然，屋外围观的人群里响起一声凄厉的叫喊：“二哥别

开门！公安局的人藏起来了——”

不啻是晴天霹雳！原来是混杂于人群中的李士明的不足15岁的三妹在叫喊！干警们捂着她的嘴，连拖带拽地把她拉向一边。

但还是晚了，堂屋的门又死死地关上了。

智取的失败，无异于给早已填满火药的屋里又厚厚地浇上一层汽油，局势惊险万分！

临时指挥部在村东头成立了。但几经研究，没有一条万全之策。再智取？狡诈成性的李士明决不会再入圈套；再强攻？屋内光线很差，而且敌我混杂，干警的生命难得保障。

张振学想到去市局调用防爆武器，但由于特殊原因，防爆武器无法调来！一切只能靠他们自己。

最后形成一个方案：扩大包围圈，紧密监视，同时尽量拖到天明，实施强攻。

喊话一直持续。几名股长轮番上去展开了车轮战。干警们又组织李士明的近亲前来做工作，但李士明已完全失态，见谁都大骂：“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话？”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如一世纪般的漫长，每一秒内都有可能暴发塌山陷海般的毁灭性灾难。

(七)

李家周围已里三层外三层足足聚集了千余名群众。不仅本村的人扶老携幼前来观看，甚至外村外乡的人听说是李士明被公安局围住了，也顾不得吃晚饭，忙不叽地颠上几里地，赶到了现场。

李士明开始绝望了。他的家人也变得无比恐慌。他们把恐惧和仇恨全都发泄到林、白两人身上。

屋外又开始了喊话，使屋内的气氛稍稍有些缓和。林国

成和老白又乘机展开了一次宣传攻势，这次他们选择了防线最薄弱的李母朱翠华和大哥李士立做突破口：

“李士明确实犯了罪，但你们要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你们这样抗拒法律，胡作非为，不是自己往死路上走吗？不要执迷不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李母沉默了；李士立终于冲李士明嗫嚅道：“老二，你没小孩，可我一家4口，给你害苦喽！”

李士明一下窜起老高：“不就是死吗？你们两个怕死，孬种！”

转眼间，李士立、李母又马上应道：“谁怕死？要拚就一起拚！”……

深夜两点，李士明拈了支笔，趴在桌上写起了什么。

林国成见状，凑前悄悄一瞥，发现他正一笔一划地写着：“胡××欠我猪肉钱120元。”

他在写遗书！林国成猛然意识到这一点。

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临了。穿上警服的那一天，林国成、白德富就知道当警察的都有可能遇上这个时刻。这会儿他们互相点头会意，准备豁出去了。

清晨3点多钟，林、白两人听到东屋有猛烈的撞墙声，仔细聆听，林国成断定李士明他们在东屋打洞，准备逃跑！

林国成假装活动筋骨，站起来用自己的身体挡住看守的老三李士家等人的视线。老白坐在床上迅速扯过一张纸片，高抬着头，把纸片夹在两腿间，草草地写下一行字。然后两人都嚷着要喝水，李士家同意了。

当外面的人递水进来的时候，纸片就递了出去。

(八)

纸片上写着：“从后逃跑（打洞）”。

张振学觉得这是个危险信号。李士明要打洞逃跑并不足惧，但这个凶残已极的暴徒逃跑以前肯定要加害我干警，然后夺枪逃遁！

他立刻命令颜超等人，东西两个窗口都备两个电筒、两支手枪，遇有紧急情况即刻开枪射击！

事态却再一次出现意外！李士明和李士立、李景柏发疯似地用锄头敲打东屋后面墙，并叫唤李士家等人都来帮忙。可是，李士立突然带着哭腔叫道：“老二，没用的。后面也肯定有人，跑不掉了！”

跑不掉的！跑不掉的！李士明的脑海里好像有千万个声音在这样叫喊着。“老子拚了！”他扔掉锄把，左手拿着碎底的酒瓶，右手拎起一把斧头，哇哇大叫着冲向西屋，要与林国成他们同归于尽！

恰在此时，守候的干警们见东屋内只剩下林、白两人，李家9人全都聚在李士明和李士立、李景柏身边。这是10小时以来从未有过的好事。干警们手持手枪，分别从东、西两个窗口封锁了堂屋，干警们高喊：“不许进堂屋！谁进堂屋就打死谁！”此时，林国成见李士明疾速冲向西窗口，从窗外的干警手中接过了两支手枪。

见此情景，颜超、张景柏在院落里大叫：“抬树干撞门！”

李士明完全疯狂了。他手持凶器，张牙舞爪，向西屋冲来！林国成抬手鸣枪警告，李士明还不止步。林国成气塞胸臆，怒火中烧，果断地向这个恶魔开了一枪！子弹正中李士明的左胸，射穿肺叶直击心脏，结束了这条残暴凶戾的生命。

紧随李士明，李景柏手持一根木棍也冲了过去。东窗外的干警鸣枪警告，但李景柏怔了一下又继续往前冲，两名干